

唐明皇

吴因易

第二部 开元盛世





2 033 7375 9

唐明皇

第二部
开元盛世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许 岱 彭 迎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插图：李少文

唐 明 皇

第二部 开元盛世

吴 因 易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17.75印张 2插页 353千字

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 35,001—38,000册 定价12.40元

ISBN 7-5006-1447-0/I · 306

第 一 章

大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开元二年的春正月，巍巍秦岭仍被去冬的冰雪厚裹重压，难露春容；不过它的支脉骊山，却已雪化冰消，露出一派葱茏春色。每当黎明，便被那朦胧的晨雾所笼罩，若明若暗，影影绰绰，更给人以梦幻般的神秘感。遥看被晨雾笼罩的、连亘五十余里、高近四百丈的峻岭，恰似一匹奔驰飞跃的骊驹，正被云托雾绕，即将出世横空。

晨雾，在雀噪声中淡化、消逝；

朝阳，在彩霞丽云中升腾。

突然，一阵激奋人心的马嘶，应着冉冉升起的朝阳，从骊山传来，直冲云空！

东、西二绣岭，被这激奋的马嘶深深地震撼了。

是老君庙中的神像施无尚道法，赋予了你离地腾跃的灵性？

是老母殿中的天母，在这炼石补天、抔黄土作人的圣地，赋予了你血肉之躯，因而让你，亿万年来空有神骥之躯的骊驹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嘶鸣？

啊，不！

既非老君的道法，也不是女娲的神力。

看！五十里骊山，旌旗相望，戈矛如林，战马如龙。

立誓重建贞观之治，开创大唐中兴盛世的皇帝李隆基，征兵二十万，以兵部尚书郭元振为统兵大元帅，举行骊山大讲武，以振军威、壮国势。

大唐开元二年春正月己未寅时。

连日来灯光通夜不灭的大元帅辕帐外，神情威武的卫士们，一听当值中军报过时辰，便猛地用铁矛挑起辕帐毡帘门，二十名簪缨血红、甲冑煌煌的旗牌官佐，右手擎着虎头旗牌，左手按着腰刀把柄，迈着大步，走出辕门，在离辕门一百步的上马坪前，翻身上了雕鞍。二十匹坐骑迫不及待地昂起脖子、腾起前蹄，向东、西二绣岭冲去。斜插在马额前缨络里的指路绢灯，随着奔腾的马蹄化为一串流星，在石瓮谷中闪动。这颗颗流星，带着皇帝陛下即将登上讲武高坛、检阅三军的讯息，带着大元帅即将升帐点卯的命令，飞驰到驻扎在东西二岭的左、右军节度大将军行营；并迅速地传递给了骊山脚下的千万座营帐中的数十万官兵。

左右两军的营帐前，都升起了准备应卯的红灯。五十里灯的长河，掩住了天河的辉煌，渲染出入世间最为壮观而瑰丽的光景！

“咚！咚咚！咚咚咚咚……！”

羯鼓，从闪烁炫目的应卯红灯织成的赤霞里，从这势吞五岳的光海中，由紧到急地向五十里连营传送着撼人肺腑的鼓声，拉开了讲武阅兵的序幕。

应着洪亮浑厚的号鼓声，大元帅辕帐外的左、右旗杆上，

由护旗尉升起了两面大纛。右杆上，金缎作底，上用黑丝锦线绣着斗大一个“唐”字；左杆上，紫缎作底，上用大红丝锦线绣着斗大一个“郭”字。黎明前的风，饱含着寒意，把两面大纛吹得“哗啦啦”响；这声音，同漫山松涛之声相呼应，使沉沉夜空为之震惊；令近邻的渭川压低了呜咽。

寅时三刻。

两路旗牌官佐，纵马前行，将左军节度薛讷、右军节度陈元礼导入了大元帅辕帐。两位内穿甲冑、外罩战袍的大将，并立帐中，向坐于中帐虎皮帅椅上的郭元振朗声参拜：

“左军节度薛讷，”

“右军节度陈元礼，”

“参拜大元帅！”

年近四旬的大唐兵部大臣，在两位大将的眼中，显得雄姿英发，气度不凡。他的头上，帅盔巍然，簪缨高耸；魁伟的身躯，被夹层锁甲、金紫蟒袍衬托得更加高大威武、豪气凌人。此刻，他面对两位沙场老将，守疆、靖乱功臣，略一欠身，微笑答礼：“二位将军辛苦了！”

边说，边向两位节度示意归位站立；瞬即，微笑在他的眼角逝去。他把头向左一偏，立于他身左的给事中、大元帅帐下知礼仪使唐绍疾忙高声令道：“大元帅令下！”

薛讷、陈元礼一听，复迈开大步，并肩端立郭元振近前，拱手听令。

唐绍上前一步，展开大元帅手谕，向二节度读道：“大唐天子驾下、兵部尚书、本度讲武三军大元帅郭，令谕尔左、右节度谨受；兹令左军节度薛讷，将左右骁武等六卫、及左羽林骑士；兹令右军节度陈元礼，将威武侯等六卫、及右羽林骑士，以

羯鼓之声节之：一鼓示众，再鼓而整列，三鼓而交前。

“兹令三鼓鸣时，左为曲直圆锐之阵；右为方锐直圆之阵。

“兹令：对阵应三挑而五变，步退而骑进，凡五回合之后，各复其位！令出——”

“受令！”两节度朗声受令。

“请二位节度回营。圣驾就要登坛讲武了！”

“拜辞大元帅！”

“禀大元帅，寅时三刻三点！”就在薛讷、陈元礼拜辞出帐的同时，唐绍声音发颤地向郭元振禀报了这个特殊而庄严的时辰的到来。

“寅时三刻三点！”应着这声禀报，郭元振顿时觉得浑身血液猛地一下子冲向脑顶，心房也似乎感到了铁甲的束压，“突突”地、带点挣扎意味地狂跳起来。他好不容易才使自己稍稍平静了一些；频频涌向喉头的唾液，也稍稍使那火燎燎的咽喉滋润了一点。他这才发出了口令：“长川接驾！”

令毕，他迅速立起身子，在近卫的伺候下，脱去甲冑外的罩袍，悬起了金鞘玉柄元帅剑，在唐绍和将佐簇拥下，迈大步，出虎帐，上了乌龙宝驹。

唐绍和上百名将佐，也翻身上马，紧列于大元帅鞍前、马后。

行辕仪仗前导卫士们，骑着铁甲罩背的高大的仪仗马，擎着蟠龙跃虎的犬齿纛，导着高举斧、钺的护辕卫队，浩浩荡荡顺着石瓮谷，向设于瓮谷之下的新筑的讲武台而去。

高逾十丈的讲武台，背傍骊山，面向百里长川。临近卯时，曙色如华清碧泓，清澈澄净，充盈晨空。护坛将校，一个个刀出鞘，目光灼灼地立于层层坛阶上、坛栏边；在曙色中，似钢

雕，胜铁铸！

“万——岁——驾——到——！”

郭元振的接驾大队刚到讲武台前，从骊山山腰的老君殿方向，便传来了中使的宣呼声。遵照前代帝王讲武惯例，皇帝从昨晚子时起，便沐浴熏香，然后，住于老君殿，祈求老君护佑讲武阅兵成功。

“列队候迎圣驾！”

郭元振朗声下令后，整盔束甲，率着众将列队于讲武台前的黄沙大坪上。按制，在皇帝登坛的前一夜，工匠们已将黄沙铺满了从皇帝停銮处直到坛面的各处路面。

大元帅亲率的接驾大队刚排列整齐，一团团黄云紫雾便出现在长川之畔。

当黄绫大纛在朝霞映照下显现出清晰的轮廓时，只见郭元振一下子跪了下去；紧接着，迎驾的数百人也跟着跪倒，了无声息。

数百面黄绫大纛如荡于峡谷中的雾阵，来势迅猛，盛气凌人。一时间，刚才还空旷无人的坦荡长川，被这雾阵掩去了大半。千军万马虽肃穆无声，却远胜过平昔那景云钟洪亮的声响与笙箫风管合奏，给皇家带来的赫赫声威。

雾阵更浓。

面对这紫云黄雾构成的排山倒海的威武气势，不仅云雀敛息，松涛无声，连那时时奋蹄欲驰的骠骏，似乎也被大唐皇帝的凜然天威所震慑，曲膝伏项。

刚刚聚集的雾阵，陡然间大开大阖，一团白光，冲开雾阵，直射迎驾众人的双眼。

“照夜白！”

迎驾的大小将领被这白光扫伏在地，他们激动地暗暗唤着皇帝“五宝”之一、这匹御马的名字。看见它，人们忆起当年韦氏图谋篡国，是它，载着那时还是临淄王的皇帝陛下潜入禁苑，说动业已叛誓的苑总监钟绍京，救出羽林将官，一举翦灭诸韦，匡扶了大唐社稷，使生灵免遭涂炭；尔后太平擅权，倒行逆施，又是它，载着年轻君王，于承天门下一举剷除太平逆党，使中兴大唐之志得以施展……

今日的照夜白宝驹，丰姿不输往昔，白玉黄绦鞍鞯，使它那雪脂般的身躯，更似银雕玉砌。那在一瞬间之前，还曾生烟飞云的四蹄，此刻稳稳立于黄沙坪上，正如四根玉柱，巍然屹立；闪烁着银光的厚密的鬃毛，被皇帝的心腹爱将、龙武将军王毛仲亲手剪成了起伏蜿蜒的“三迭浪”样式。这样式，称为“三花鬃”，是三品以上御马的特殊尊贵的标志。这标志，更使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增加了无限的魅力。

王毛仲按剑执缰，紧傍着三花御马照夜白。

内侍省长官、右监门将军高力士，从殿中监姜皎手中，接过黄毡，小心翼翼地铺在皇帝右足边的鞍蹬下。

“臣，元振率帅府将佐，恭迎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“臣等恭迎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在略含惶恐的山呼声中，大唐皇帝李隆基松开手中缰绳，在王毛仲、高力士、姜皎的搀扶下，足离金蹬，踏上黄毡。年轻君王扬扬剑眉，向接驾的兵部大臣投去矜持、威严而又安详的一瞥。

“护驾登坛！”

紧跪于郭元振身后的知礼仪使唐绍，在皇帝收回目光的

同时，高声宣告着；平展的黄沙甬道上，印下了足登鹿皮镶玉战靴的皇帝那踩踏有力的足迹；很快，凹凸之迹被众多的护驾臣佐的足迹弄得纷乱杂迭了。只有中梯上的黄沙路面，留下了皇帝的一双足印。

离坛顶还距离一丈左右，躬身于侧梯护驾的内侍省大臣高力士，向皇帝伸出四指，暗示着卯时已近。皇帝本来有些微喘，一见这暗示，却一昂戴着通天冠的头，微提金甲戎服的左右护腰褙，登上讲武坛。

“咚咚！咚！……”

就在皇帝接近检阅主座时，从骊山之巔，传来了二通羯鼓声。高力士、姜皎赶紧气喘吁吁地赶到中梯顶端，扶起皇帝，背南面北地立于主座台前。

王毛仲擎着一杆银缨盘龙大枪，走到皇帝面前，跪地将大枪呈递给玄宗。

听着羯鼓的催促，看着心腹爱将呈上来的盘龙大枪，望着这巍巍讲武台和连亘五十余里的连营，皇帝的心在狂跳，双眼也变得视物不清。对营州难归大唐版图、幽州边境不宁、巡边振威又受阻于太平等事耿耿于怀的玄宗皇帝，在平定太平公主不久，便将主要精力，用来筹备骊山讲武了。今天，雪国耻、立军国之威、安新君社稷的首举，在屡经磨难之后，终于得以施行了！他定睛抑泪，自豪地接过大枪，持于右手；左手按住腰间莹锋剑柄，双眼向挨班立于主座左右的爱弟岐王李隆范，薛王李隆业、紫微令张说、太子少保刘幽求、太子詹事钟绍京等文武百官一一望去，向他们传递着大唐天子无比激动的心情。

“陛下已升主位，恭请大元帅司令点卯！”唐绍见皇帝持

枪收目，肃立主座之前，忙向郭元振高声宣道。

郭元振朝知礼仪使一颌首，复向皇帝陛下叩拜请令，皇帝以目示可；大元帅即起身迈开大步，向设于皇帝身右稍前的司令台而去。当他在台中立定后，将捧于胸前的令字旗向长川的左军挥了三下，复向右军挥了三下，台下的将佐随旗高呼：“大元帅令下！左、右两军整列应卯！”

“杀！”

“杀！”

随着左、右两军传来的惊天动地的回应声，玄宗的热血沸腾了！曾几何时？区区临淄亲王，审时度势，平韦乱，定社稷，一跃而入主东宫、成了国之储贰；又曾几何时，斗姑母、翦叛逆，黄袍加身而成了天之骄子！看今朝，军威一立，国威定立，军国之威既立，大唐中兴之势定彰！

“左军前营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后营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左营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右营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步枪手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铁骑手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弓箭手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放炮手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列队候令！”

“杀！~~~~”

.....

“右军前营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后营！”

“有！.....”

.....

点卯之声，化成拍岸洪涛，使骊山欲摇，大唐皇帝两足好似被这洪涛托起，向着云霞漫天的晨空飞腾……

站在那云天上，他好象看见契丹、奚、突厥的酋长，颤抖着，跪于尘埃，向他献上了营州地图；好象看见屡经大乱的大唐黎民百姓，正眉飞色舞地讴歌中兴盛世，好象看见日本、高句丽、天竺、吐蕃、波斯、尼婆逻……等四方万国，又重扬巨帆，复催驼缰，遣使来朝……

“啊！啊！呵呵~~~~！”一阵反常的鼓噪声将皇帝召回现实中来，他惊诧地看到：右军有几支人马，竟象败阵之军，你推我挤，潮水般涌来，将前面的队伍也冲闯散了。他们有的抛开戈矛，跪在坛下；有的慌张四顾，不知所措；还有一些士卒，竟抱拳作揖，狂呼“万岁”！

“鸣金收兵！”李隆基气得一拂袍袖，脸色发青地对早已恐惧万状的郭元振厉声喝道。

“绑了！”就在郭元振刚刚颤栗不已地发布了收兵令时，玄

宗朝身边的羽林将军下了第二道口敕。郭元振当即被羽林卫士摘去簪缨、解了盔甲，绑在讲武坛下的斩桩上。

“斩！”玄宗盛怒难息地又发出第三道口敕。

行刑刀斧手哗地声从腰间拔出牛耳尖刀，朝坛上御座上的皇帝双膝跪下，将斩将法刀举过头顶，向皇帝呈示，然后猛地跃起身来，擎起寒光闪闪的尖刀，朝斩桩前迈开了大步。

顿时，坛上陪驾的文武百官纷纷失色，交换着惊恐、焦急的目光。

郭元振闭上双目，他极度羞愧，眼里流出了读职的泪水……

眼看，刀斧手举起牛耳尖刀就要执刑。

“刀下留人！”

讲武坛上右边走出紫微令张说，左边奔出太子少保刘幽求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向行刑刀斧手大喊一声，又齐身转向御座，端捧象笏，焦急地跪奏道：“臣启奏陛下！……”

两个重臣向李隆基苦苦恳求，请皇帝念郭元振平乱有功，免其一死；文武百官才从惶恐之中省悟过来，纷纷朝御座跪下，为郭元振求情。

玄宗好不容易压了压胸中怒火，令行刑兵士把郭元振从斩桩上解下。但死罪虽免，活罪难饶，当即下敕将郭元振流放到远离京师的新州。同时，却把给事中、知礼仪使唐绍斩于坛下。

如果不是在全军溃乱时，仍有一支人马显出肃整严明的军容的话，继唐绍之后，不知还有多少人头落地！就在李隆基朝盛有唐绍头颅的铜盘审视的那一瞬间，他发觉了这支鹤立鸡群的人马。派去查询的殿中监姜皎飞驰而去，又挥鞭催促

坐骑飞驰而回，他向皇帝禀报：“那是左军节度薛讷的人马！”

李隆基闻报，立即派高力士前往西绣岭前宣召薛讷。象刚才迫不及待地要惩处玩忽职守的臣工一样，此刻他又急不可耐地要褒奖崭露头角的武将。

可是，权势显赫、连王公贵胄也争相交结的天子腹心宦官高力士，却满脸通红地独骑返回讲武坛。军纪严明的左军，因他向行辕卫士缴不出遣将军符，连营门也不让他进去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心腹权臣的受辱，自己的口敕不灵，却换来了年轻君王按剑仰天大笑。似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君王的笑声，使骇痴了的百官、众军重新有了生气。李隆基用目光招唤着张说、刘幽求，下了讲武坛，龙武将军王毛仲将皇帝扶上了照夜白，君臣同登西绣岭，在左军营门，出示了遣将军符，薛讷在大帐内验核了符令，这才整盔甲，迈虎步，率着全军将官，大开营门，跪迎君王的到来。李隆基亲自扶起了这位爱将，笑问他愿受何等恩赏？薛讷奏道：“请陛下早日召还姚元之，则我朝军国之威可立，这就是对武将行的莫大之赏！”

召回姚元之！

好个薛讷！好个薛讷所求恩赏！

姚元之，曾三度为相——开始是在则天太后的武周朝中，继则是太上皇的中书省内，尔后是在自己刚刚登极时的岁月里——且都兼着兵部尚书之职。这种任命表明：他不仅是相才，亦是帅才。

想起在平定谯王重福东都之乱时，和他同往洛阳的姚元之，其军事才能，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进发东都途中，询及兵部情况，无论是全国兵卒、战马、武器数目，边远州

县的屯兵，侦探人员的选练……他都应答如流；即是兵部专司官员，也难如此谄事。

是啊，如果这次讲武，是姚元之掌管兵部的话，决不会令他如此失望！

想到这一点，就更使玄宗痛感郭元振所负甚深。这次讲武，绝非什么“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”、“以习射御、校才力”的“王者安不忘危之常事”啊！

经历两度巨变的大唐社稷，虽不能说将太宗贞观之治带给大唐的声威损尽，但边境不宁，民不聊生、险象叠现却是不容忽视的现实。为了向普天下显示皇帝本人不仅有雄才大略安定官闱，且能驭天下之才重振大唐国威，玄宗才不顾紫微令张说在内的文武大臣的劝阻，违反时令地进行了这次春月讲武。想不到近百日的惨淡筹措，耗资巨亿，换来的却是大损军国、皇帝声威的讲武失败！

庙廊需大器，中兴仗良才！本已计划着召还姚崇、宋璟的皇帝，更感此事刻不容缓。

从当临淄亲王起，便喜在骊山游猎的玄宗皇帝，为尽快消除不悦，当天便命移驾到了这渭川之滨。同时，下敕飞驰同州，召姚元之来渭川春狩行辕见驾。

春狩行辕刚在渭川之滨竖起大纛，皇帝正在翘首盼望姚元之时，一道由御史大夫赵彦昭署名的弹劾奏疏，却出现在李隆基的大帐御案之上。

被弹劾的人正是姚元之。

皇帝怀着说不清是可恼还是可笑的心情，在银鹤宫灯下，细细读着这道不同寻常的弹劾奏疏。

看来御史大夫虽费了不少心力，抬出的只不过是十年前中宗神龙元年初的一件事来小题大作。那时，正是张柬之等重扶中宗登极，将则天太后迁入上阳宫的岁月。那些当年对则天皇帝敬若天神的文武百官，此刻都露出似避瘟鬼的神情，唯有姚元之，居然遥望上阳宫墙，呜咽流涕！这番流泪，使他失掉了太仆卿、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要职，贬为亳州刺史。……“故尔，附逆之臣，不可再委重任……”这便是赵御史的判词。

赵彦昭啊赵彦昭，既要重提十年前的这桩朝野皆知的公案，为何又不提得周全些呢？“附逆”？张柬之等平定张邦昌之流，姚元之乃是大功之臣。他望上阳悲涕，说：“元之事则天皇帝久，乍此辞违，悲不能忍！且元之前日参谋诛逆，人臣之义也；今日别旧君而悲，亦人臣之义也！虽获罪，实所甘心。”这些大臣风范的话，御史大夫，你为什么又只字不提呢？

说不出滋味的一声长叹后，玄宗离开御案，在大帐中踱步沉思：“在朝野盼望元之入阁、共商中兴大计之时，却出现了这道疏本！这，难道是出自赵彦昭的本意么？不是他那又是谁呢？……”他止步沉吟，目光却盯住那银鹤丹顶上的一团灯光。那灯光被吹进大帐的晚风刮得闪忽不定，时明时暗，李隆基突然“哦”了一声。这灯光，使他想到了一双闪忽不定的眼睛。一股烦恼的浪潮在胸中澎湃：“唉！只有他，才敢暗令赵彦昭上这样的疏本！可他，这被朕视为股肱的栋梁，难道就不希望朕这庙廊之上，栋梁充盈，英豪济济！……”他忿忿然地重归御案，提起朱笔，就要在赵彦昭的疏本上挥洒……可是，另一个声音却提醒他：“三郎呵三郎！新朝初立，要革除旧朝弊政，创

中兴之世，岂可堵塞言路？”

那已饱蘸朱墨的羊毫，又从手中回到了御案上的山字形蜀瓷笔架上。他的手掌用力撑住案沿，两道剑眉却拧成了一团。

高力士悄悄地步入大帐，他手里擎着一个鸭嘴桃核形的小油壶。他走得那么轻，象个影子似的移到李隆基身边。他往银鹤宫灯盏内上了油，望了望李隆基的神情，想说什么，却又怯生生地住了口，仍象影子似地朝大帐外移去。

“力士！”突然，身后却传来玄宗的呼唤声，他忙应道：“奴才在！”便回身恭立在御案旁。

皇帝两眼被明亮的灯光映衬得分外有神，他声音低沉而清晰地对高力士下旨道：“速向国舅传朕口敕，明晨，朕要顾问河东道总管补缺一事，要他为朕深思而荐！”

高力士听了，疑惑不已：“陛下……”

“去吧！”李隆基破颜一笑，遣走了这忠心耿耿的家奴。然后怀着几分得意的心情，自语道：“你以为朕真是曹阿瞞，凡事过后方知么？哼……”

“陛下，帐外太冷，请陛下回大帐！”国舅王守一，按昨夜高力士所传口敕，来到了皇帝御帐前，当他看见皇帝独立在旗柱边，忙恭谨地提醒他。

听着这声呼唤，从山道口收回目光来的李隆基，朝国舅意味深长地淡淡一笑，然后点点头，转身进了大帐。

两名行辕近侍把帐中四角的炭火拨旺，行辕内暖烘烘的散发着木质油香的气味。李隆基坐到虎皮褥子铺垫的坐榻之上，才发现国舅手里捧着一个玉盏儿，他从国舅手里接过玉